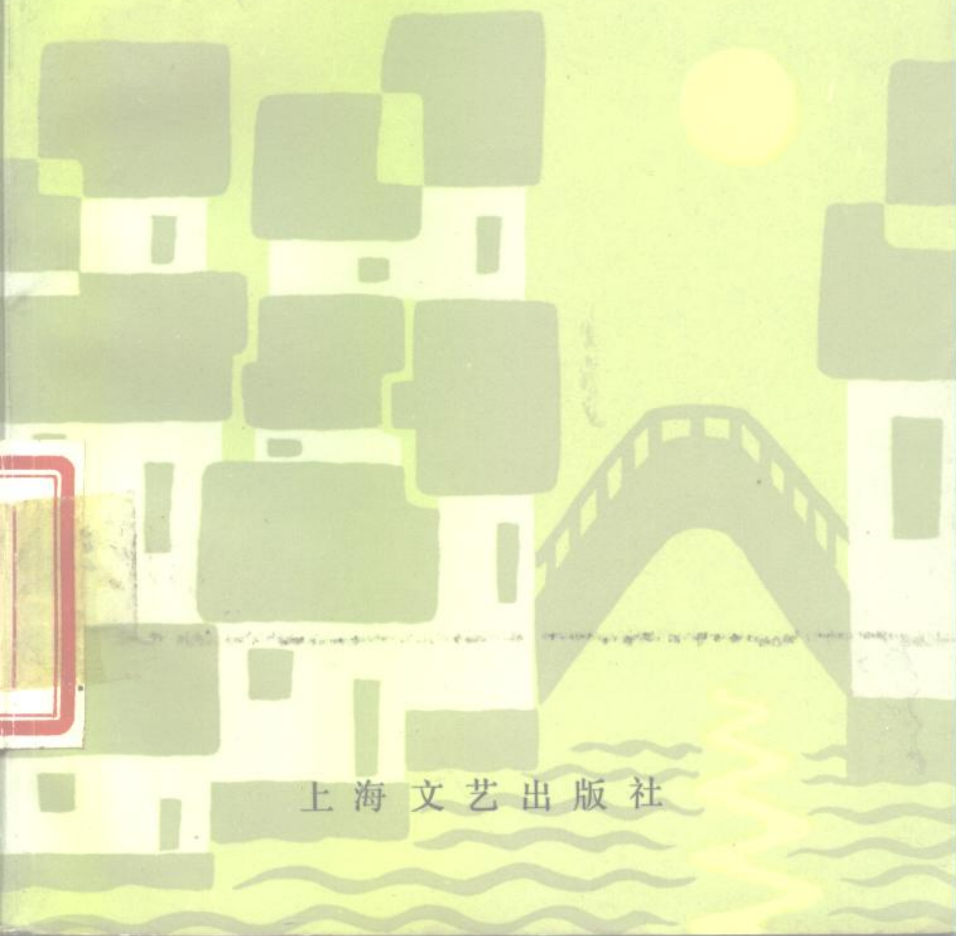


WODEJIYI KONGLINGJINGSANWENXUAN

我的记忆

—— 孔另境散文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的记忆

孔另境散文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聿祥

封面设计：麦荣邦

我的记忆

——孔另境散文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75 插页5 字数159,000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册

书号：10078·3868 定价：1.90元

序

李霁野

孔另境(若君)同志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与我同事，他编辑校刊，我在英语系教书。我一向不善交际，所以我们很久并无交往，勉强算个点头之交。一九三二年要放暑假的前几天，突然听说他被捕了，这才引起我对他的注意。那时候被捕的人或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或是党的同情者或同路人，都是我所钦佩的人，若有可能，我乐于作点营救工作。或者因为这种关系，他的亲属找我想点办法。这时的办法不外：一，用钱赎买；二，托人讲人情。第一件我无法办到，所以就托我在阜阳第三师范学校认识的国民党市党部负责人，说明若君并无政党关系，同我极熟并常谈天，我可以保证。他只打了几句官腔，我知道他是不肯自唱反调的了。若君被解送到北平一个军事机关，似乎情况有点严重了。

这时我听说，鲁迅先生同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大官僚汤尔和认识，似乎还在日本同过学，便写信去托他，他很热心，立即写信给在北平任教的许季弗先生，愿意联名给汤写信。他们的信生了效，不久我就接到若君的信说，如平津有两位有社会地位的人具保，他可以被释放。另一位在北平教书的友人同我把若君保出来了。

出来后，若君就住在那位朋友家里，因为离范文澜同志的家很近，有一天他找文澜谈天，夜深才回来，一见那位朋友门前屋上有许多武装军警，他知道出了事。他绕到范家，决定连夜给我打长途电话，第二天早晨才打通，韦丛芜同我立刻坐火车到北平，若君在车站等待，告诉我们那位朋友被捕了。我们立即去警察局找一位燕大同学，他说发现一颗“新式炸弹”，情节严重，已经派人到天津捕丛芜同我了。若不是若君通知及时，未名社三个成员都可能因所谓“新式炸弹”案件丧生。幸而内外有人，查明“新式炸弹”只是一件制化妆品的小仪器。这件轰动一时的大案才以闹剧告终了。

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产生的。经过类此事件之后，一般总就是失业，他当然也就不能在女师学院继续工作了，我们也爱莫能助。若君去上海谋生，我们还继续通信。一九三四年七月，范文澜和我的那位朋友又被国民党逮捕，鲁迅先生和若君都很关心，时常要我把情况告诉他们。我给若君的信存下来的有这样一封：

接手书至慰。我曾去信给周先生报告去京售稿经过，不知何以并未收到，已另去信矣。他们二位近况不十分清楚，闻青君病势不重，唯无得力医生，须稍俟时日始能痊可。文君则信息更疏，几乎无可奉告了。现闻友人为青君介绍医生者颇多，想可有效，望勿为念。

周先生即鲁迅，售稿实为打听青、文二人消息，因病延医即是请人营救。这些暗语，国民党特务实际上也是明白的，所以检查信件时偶然也没收这样的信。

以后他为我接洽售稿催稿费，我为他谋求工作，他总马到成功，我则一事无成，看旧信忆起这些，还不免感慨系之。至于会晤，一次是一九三五年我从英国回来，他陪我去看望鲁迅先生；一次是我一九四六年经上海去台北。我只知道他在上海的生活还是很不安定而且贫困的，不过他很勤于写作，写了不少散文和杂文，并没有将时光虚度。他写的文章多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我能看到的不多，当时他自己也不甚注意出单行本，所以更难窥全豹。几十年的时光过去了，现在对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正在整理编选，若君的夫人和女儿也整编若君的遗文印行，我有机会一读他的一部分作品，很感欣慰。

若君的散文朴实率真，写人物并不夸张，无溢美之词，亦不为亲者讳，这是很难得的。写地方使人如身临其境，既可了解民俗的一斑，也可略知民生的疾苦，没有空洞的牢骚话，然而作者对水深火热中的不幸人民深有同情，对欺压人民的恶魔极为憎恨。他在被囚禁时所亲历的可悲可笑的事情，也略有记述，我读时觉得特别亲切，因为有些我们曾经谈过，记忆犹新。

记人不详，论文粗略，很难作为序，只是对多年死别吞声的老友表示一点怀念罢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



孔 方 境



目 次

序.....	李 霁野
驴子的朋友	1
阿鼻生活种种记	6
岭南春	16
佛国初旅	25
故都之旅	36
晚山	50
谈我的忌食	53
铁窗残简	56
我的记忆	64
天津卫记	73
我的年记	87
寂寞的生与寂寞的死	96
——记故人敖志华君	
一位作家的母亲	105
——记沈老太太	
一幅放恣的面影	112
——为父亲的周年祭作	

庸园劫灰录	124
瞿秋白	131
哭木斋	138
海滨掇拾	142
怀茅盾	152
记北国二友——李霁野和台静农	157
寻梦琐记	160
华光剧专回忆录	170
回忆鲁迅先生的丧仪	184
记“廖化时代”的王任叔	191
从南国诗人到民主斗士的田汉	196
茅盾出国记	201
心怀不平的政论家平心	208
曹老师	211
旧事新谈	231
——怀念革命的摇篮上海大学	
忆鲁迅先生	234
编后记	240

驴子的朋友

一切罪犯都希图诿卸自己的犯罪，我们的秃子自然不是例外。

秃子是长长的、瘦瘦的，两只呆笨的眼睛，一个仿佛覆着黄泥瓦盆的脑壳，一身破军衣，挂着两条木腿（腿原来不是木的，现在是被压了五次杠所以才木了）。一副五斤半的脚镣，走起路来蚂蚁都被他践死，发出“索鲁索鲁”悲惨的声音。

他是抢了人家一头大黑驴子，虽然人赃并获，可是他总想不承认，——一承认就完了，身为军人而犯盗案，照例军法上是没有别的判法的。他有这一点聪明，然而仅仅是这一点聪明！

军法官问他了：

“你为什么抢人家驴子？”

“我没有抢。”

“还想赖？”

“实在我没有抢。”

“没有抢为什么要骑着跑？”

“驴子不是我抢他的。”

“是偷他的？”

“不是。”

“是他送给你的？”

“不是。”

“那末……你这混账东西！”

“是那驴子自己跟我来的。”

大家笑起来，秃子却没有笑。

“真是这样的，我说一句谎话就要受天霹！”

“听你说！”

“连长命令我去招兵，在城里走了半天招不着一个，后来我走出西门，想到田庄上去招几个。走到半路，看见地上剩着一条绳子，怪粗怪新的，于是我就捡了起来，提着走，走了没有多久，觉着那条绳子沉重起来，我回转头去，是一头驴子跟着在我背后……”

这有趣的叙述使听着的人都觉得好笑起来，只有法官表示着惊奇，秃子一点表情也没有，一张呆笨而诚实的脸，这会增加法官的信仰。

“真有这样的事吗？”法官很郑重地问，压住了堂上不庄严的空气。

“说一点谎定要受天霹！”

“那么这驴子是你的朋友了！”这才从他两片疏落的八字须间透出一丝丝狞笑。

“求大老爷，驴子是套在那条绳子上的。”

法官即刻变成一张严重的脸色，仿佛他已叉住了敌人的咽喉，问：

“你捡起绳子的时候难道没有见系着一头驴子？”

“那时没有呀！倘有驴子系着我怎敢捡起那条绳子呢！”

“真怪！真怪！”法官显然觉得已战胜他的囚犯了，以后

是不关紧要了，他故意又补足一句：“大概是驴子自己来系上了。”

“求大老爷，我也不明白呀！”

“后来呢？”

“我慌起来了，想抛了绳子和驴子，但又想还是寻着失主还他。”

“很好，你怎么去寻失主呢？”

“想到附近田庄上去问问。”

“但为什么要骑着快跑呢？”

“我想骑着是没有关系的，但确实没有快跑。”

“后来呢？”

“后来我听见背后有人追上来，回头一看，是两个警察和一个田庄上人。”

“于是你就快跑啦？”

“没有，我就停住了，他们把我从驴子身上推下来，那庄上人就说是我抢他这驴子，我要说，却被警察把我带走了。”

“唔，原来这样！那么你实在没有抢他的驴子了？”

“大老爷说的不错！”

“来，带下去！”

秃子还想要说几句求饶的话，两个法警却把他夹住拖开了，他怜悯的眼光始终没有得法官的一睬。

秃子私自在庆幸，自己很满意这一次口供，而且觉得法官很和善，也没有受一点肉刑，他的灵魂实在得到安慰了。

回来，许多难友围着问他的时候，他欣然地说：

“没有关系了……法官好！”

他当真笑了，仿佛已忘记两条木腿的疼痛。

秃子从此像变了一个人，和难友们有说有笑，大家为他庆祝。

他还告诉难友，出去之后先要去杀死那头驴子。

他有一个久而不决的疑团，他常用惊奇的眼光投在那几位穿学生服青年人的身上，终于使他耐不住起来：

“你先生们究竟……甚么案子？”

“唔，那个……为点政治嫌疑。”

“什么叫做……政治……”

大家笑起来，一个学生低低在他耳朵边说了三个字，他觉得这三个字怪耳熟，但他不相信……

“怎么你先生们……我听说做苦工的人才当这个呀！——你们先生难道还怕没有钱使？……”

“我们也没有钱呀……”

秃子死也不相信，要像你先生们都是这个，那咱中国倒有一大半都是××党了。另一个学生向秃子补充地说：

“我们也为同情苦人啦！……”

“像我？——”

“你也是苦人啦！”

“为什么没有××党向我同情呢？”

“你自己不知道呀！”

“没有过！一个也没有过！我可以对你们罚咒，××党没有分过一个子儿给我，不然我怎会……”

秃子的腿也渐渐好起来。

之后第十天，天下雪，白色的羽毛飞进他们屋子里来，他快乐极了，用舌头去承接飞进来的雪花，旁边一个学生问他：

“秃子不怕冷么？”

“怕什么？出去一定去当一名××党！”

那天中午看守来喊他出去，难友们为他欢腾起来，向他喊：

“秃子出狱万岁！”

“不要忘记了去当……”

他回转头来，笑，喊：

“一定！你们也快了……”

没有十分钟，听见外边汽车响，这是送囚犯的囚车，难友们惊异起来：

“怎么？送陆军监狱么？”

一个学生偷偷向看守打听这秃子的命运，这看守是曾经替这学生当过秘密邮差的，他毫无表情似地告诉那学生：

“毙了！”

“什么？”

“告诉你，秃子是去吃卫生丸的！”

屋子人突然觉得异样地静穆，他们心里都在为这突然的打击哭了！

军法处在犯人没有死以前是照例不来告诉你命运的决定的。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一日

（选自《斧声集》，一九三六年九月，泰山出版社出版）

阿鼻生活种种记

一 上场晕

不论你是否预存了那种“要来的终于降临”的心的人，上场晕总是会有一点的。这八卦炉里的热度毕竟太高了，当你被魔爪攫进这洪炉的时候，浑身皮肤上自然会起一阵鸡皮疙瘩，这倒并不是因为你对这洪炉惧怕，却为了这突变的距程实在太厉害了，太不调和了。

若问世界上生活的方式究竟可以分成几种，最恰当的回答只有两种：一种是铁棧窗里的锻炼生活，在这以外又是一种。以铁棧窗相隔的内外没有一点相同，所以虽受同一日光普照，（其实铁棧窗里何尝能看得见日光呵！）恍如在两个世界里。一个人由另一世界跌进来的时候，首先感觉得的是一切都陌生——

“噢，原来如此的……这是什么？唔，印手纹……唔，口供原来是这么成功的……唔，为什么这样暗……这些人面相多可怕，大概是绑匪吧……怎么？他们并不忧愁……唔，黑角落里有人在低泣，好像是乡下人，……唔，可不知为了甚么案？也许是受人攀诬吧……唔，也许他正在想到家里的人吧……”

也许自己已经十年没有想过家了，但这时突然想了起来，暮年的双亲，四散着的同胞手足，破旧的家园，倘使铁棧窗外还剩下爱人的话，则此时倍觉心酸，平日刚愎自用的心，这时却变成怅怅然若有所失，要不想不可能，一想起就仿佛万马奔腾，弄得头晕目眩。

世界上不会有自愿跑进铁棧窗里的人（甘地大师自然除外了！），但据说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尝到铁窗滋味也是很可惜的，因为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洞天呵！

二 吃 饭

吃第一顿铁窗饭，类多不能下咽的，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神经正兴奋着，许许多多的杂念涌在脑子里；其次当然是因为这铁窗饭和平常吃的饭太不同了，当你咀嚼第一口的时候，牙齿间就发出吱吱沙沙响声来，也许自己要惊异了，其实沙子是白灰色的，和这最劣等的米色正是一般无二，这是当局对犯人最巧妙的榨取，使你难于吞下去，这样自然只能少吃，一方面他答应替你购买点心之类，他又可大大赚你许多钱。至于饭菜更不必说，永远每人分给一块咸菜，一碗没有煮沸的白水，偶然吃一次青菜，但全是败叶，而且有时居然和煮熟的蜈蚣一起分给犯人。饭碗是一只长方形洋铁匣，自制成到腐朽为止，中间是不必经过一次洗涤的，所以拿上手终有些滑腻腻，幸而犯人类多不是医生，没有谁去检验：这饭碗上究竟附着那几种霉菌。

上边所说的是分食制，也有的地方是采用合食制的。合食的地点在泥地上，八人或十人共“桌”，两盆菜：一盆是烂